

扈 伦 研 究

明代的海西女真，清称扈伦四部，系满族的主体部分之一，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在满族历史研究中却往往只以努尔哈赤及其活动作为满族史的核心，这是片面的。“满族”这一称谓是在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时代才出现的。天聪九年，“禁止本族称谓中，只称为满洲”，至此女真族改称满族。满族包括建州、海西、东海三大女真部族，也容纳了归顺或被俘虏来的其他民族人等。努尔哈赤是征服者，努尔哈赤的功绩，在于利用明末女真社会大动荡、大分化的有利时机，取得了兼并上的成功，这就是人们习惯说的“统一”。“统一”的概念是后人强加的，它不是当时历史现象的真正含义。至于说努尔哈赤把女真民族“联合”到一起，更属无稽之说，因为“联合”是在特定环境下，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以平等的、自愿的方式集合到一起的暂时的历史现象，而努尔哈赤一开始就是兼并，就是征服。

当时同努尔哈赤势均力敌，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他的扈伦四部，由于互不团结，自相残杀，特别是表面联合，暗中拆台，以致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先后灭亡，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

可惜的是，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事实，却被长期忽略，无人问津。几代雄邦，湮没于残篇断简；百年遗迹，颓圮在野草荒郊。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却成为历史研究上的薄弱环节，不能不引为憾事。究其原因，不外两点：一为史料贫乏，二为人所忽略，史家见闻固深，缺乏勇气也。

近来，扈伦四部的研究成了热门话题。笔者做为扈伦四部的后代，乌拉贝勒布占泰的嫡派子孙，愿意在这方面做一点贡献，谨以此书奉献于满族史坛，权为一得之见，抛砖引玉。

后人对祖先事迹的研究，这仅仅是个尝试。它并不局限于各种史书上的零星记载，重在挖掘流传在民间的历史传说，扈伦四部后裔保存的家谱、档册、口碑、手稿、抄本都是研究海西女真的宝贵资料，这些长年不见天日的稀世野乘，不但能填补这个领域的某些空白，并且还往往比官方史书更有真实性。对祖先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基于这种思想，笔者搜集了大量不见经传的史料和民间传说，经过分析、考证，去伪存真，并实地考察了部分遗迹，参阅了扈伦四部后裔的部分家谱档册，结合有关史料和著述，写成了这篇文章，名之曰：《扈伦探踪》，探索明代扈伦四部兴衰的历史过程，揭示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汲取兴亡速变的经验教训，为当前满族史的研究提供一点资料，这是笔者所期望的。

限于水平，谬误难免，敬希专家学者和同志批评指正。

赵东升

一九八九年末于长春

· 1 ·

扈 伦 探 踪

一 扈伦四部和海西女真

1、海西女真源流

明朝中叶以后，东北的女真族按地域大体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早在唐代，渤海国的行政区域内，即有建州的建置。到了辽金元时期，其位置屡有变动，到明初永乐年间设立建州卫，始于绥芬河流域，后迁辉发河，再迁婆猪江（浑江），最后定居于苏子河上游。建州三卫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强大的集团。此间，海西女真人辗转南迁，变动亦很频繁。

从族源上说，建州女真本渤海遗民，所谓“大氏遗孽”^①，而海西女真，“盖金完颜氏正派”^②。由于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族属，自有其独特之处。

海西女真支派繁多，明初大体上统一于纳齐布录所建之扈伦国。因纳齐布录是金太祖阿骨打第四子宗弼的后代，所以海西又被目为“金完颜氏正派”^③。

从地域上看，海西地域极广，凡是元朝设置的“海西宣慰司”等机构管辖的，都属于海西女真的范围。《明实录》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己亥条明太祖给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的招降敕谕提到：“今尔所守之地，东有野人之隘，南有高丽之险，北接广漠，惟西抵元营。”从这个敕谕中断定，“北接广漠”、“南有高丽”，说明从朝鲜边境到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都是“海西右丞”的管辖范围。唯“西抵元营”，这个“元营”应理解为元朝旧部。元朝灭亡，蒙古贵族退出北京，返回了蒙古草原，继续与明为敌，而辽东海西地区仍由蒙古人控制。朱元璋招降阿鲁灰，就是要收抚这块地方。后来说“奴儿干都司”，其统辖之地基本是阿鲁灰的“海西右丞”管辖区域。阿鲁灰投降后，明朝开始对这一地区女真人进行招抚。女真部落的首领们先后接受明朝的招抚政策，于是有“建州三卫”之置和海西众多卫所之设。

在接受明朝招抚的同时，强大的部族首领一方面接受明朝的任命，一方面又在女真内部发号施令，相互兼并，以致建国称王。扈伦国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明朝之所以采取如此方略，正如《明实录》所说：“惟是遁北靺鞨，东邻女直，壤处塞外，自永乐九年女直内附，我文皇帝即设奴儿干都司以羁縻之，事同三卫，均资捍蔽者，盖以金元世仇，欲其蛮夷自攻也”^④。正是利用了元灭金的种族仇恨，明朝统治者制订“以东夷制北虏”的政策，并以赐敕书、给印鉴、通贡市等等优待，收抚海西女真首领，为其“屏蔽北藩”。如果谁敢犯明边，那就坚决征剿。至于女真内部自相残杀，彼此火并，只要不危及明朝的安全，则不过问。这就是明朝对待女真的国策。

据《开元新志》、《寰宇通志》、《辽东志》诸书所记，认为海西女真即忽刺温女真，其发源的中心地带是东界牡丹江，西界脑温江（嫩江），当松花江的拐弯处这一地区。又说因居于呼兰河畔而得名，所以认定“扈伦即忽刺温的同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忽刺温”一词，最初见于永乐四年，“七月甲戌，忽刺温三角等处女直野人头目吉里结纳，者哥难等来朝，置双城、撒刺儿、亦马刺、脱伦、卜颜五卫。”《李朝实录》记载：“辛卯十一年二月丙申，东北面都巡问使申报：猛哥帖木儿之弟沙介来云：胡

刺温兀狄哈将与他野人来侵。”这个“忽刺温”，决不是“三角等处”的“忽刺温”五卫，他们既无力城也不可能飞越中间兀者、恒罕河等大卫地面，去侵袭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这无疑是在建州左卫的所偏部卫所为。后“忽刺温兀狄哈”，“又领兵到间延江界作乱”，这是建州左卫同朝鲜的直接摩擦，与“处于三角地带的忽刺温”没有关系，朝鲜所指的“忽刺温”，与明朝所说的“忽刺温”五卫不是一回事。太宗恭定大王十一年，在明朝为成祖文宣帝永乐九年，这正是纳齐布禄建立建州左卫以后的事，可见，建州左卫在朝鲜方面的印象是非常清楚的，他们称之为“忽刺温”是有道理的，它同明朝所指的忽刺温是两回事。《光海君日记》载：万历四十一年二月，咸镜北道兵使李时言状启曰：“胡人进告，奴酋率军兵进围忽刺温部城，以云梯陷之，忽酋脱身北走”^②。从这里可以证明，建州左卫的中心，当为四部中的乌拉，纳齐布禄所建之建州左卫因系在乌拉无疑。

海西女真人纳齐布禄为建州左卫的创始人，因而建州四部中的乌拉、哈达都被看做是金朝皇族完颜氏的后裔。可是又有人指努尔哈齐的建州女真为金代后裔，其根据：一、努尔哈齐所建之国曰大金，显系继承金朝；二、姓爱新觉罗氏，爱新者，金字之转音也，因而断定其为金之后代，这都是错误的。据清朝皇族，当代学者爱新觉罗·溥生先生的解释：“觉罗不是姓的意思，爱新不是金，是穆昆，穆昆是族，觉罗是哈拉，女真语称为‘哈拉’。所以，‘爱新觉罗’就是穆昆和哈拉的连称”^③。做为姓氏，显示尊荣。为此，清朝为金之后裔之说可以休矣！在建州女真中，只有完颜部（王甲部）才是金代完颜氏的一支遗族。建州始祖纳齐布禄出自金朝完颜氏后裔，这已为事实所证明。“完颜余种”之说，是有道理的。

上溯到远古，海西女真人也是肃慎人的后代，隋唐时期的靺鞨人，五代时改称女真。公元12世纪初，黑水靺鞨的后人完颜部兴起，阿骨打建立金朝政权，这是女真人的第一次统一。他们由部落联盟的形式转化为一体，统一奉行中央的号令。元灭金，女真人开始分裂，群龙无首，元朝采取“随俗而治”，任其自由发展的方针。到了明代，尽管名义都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和敕书，实际上已分裂成大大小小若干个军事政治集团，他们争城夺地，各不相让，并且各据一方，“皆称王争长”，自立名号，海西女真由建州左卫的部落联盟受到蒙古冲击而走向分裂，到明末演变成“建州四部”——也称“建州四国”，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必然趋势。

2、建州左卫的创始人纳齐布禄

建州四部首领的姓都是纳喇氏，这是和他们的始祖纳齐布禄分不开的，这四个女真政权的统治者并不都是纳齐布禄的子孙，但他们改姓或冒姓纳喇氏，自愿加入纳喇氏家族这一大哈拉^④。之所以如此，下文将分别论述，本节着重谈一下纳齐布禄生平事迹。

据《乌拉哈萨虎贝勒后妃家谱档册》载：“太祖倭罗孙，那哈拉、大妈发，莫勒根巴压纳喇氏·纳齐布禄”^⑤。

“倭罗孙”，即“建州”的异写，也是纳齐布禄祖先叫过的名字，并做为姓氏。“那哈拉”、“哈拉”为女真语姓氏。所以家谱档册上又写作“太祖，倭罗孙姓氏”，而略去“那哈拉”一词；“大妈发”，女真语为高祖或太祖之意；“莫勒根”，即善猎者或勇士之意；“巴压”，贵人、富有人之意。

从这一串女真语的姓名、身份来看，可以解释为“建州国太祖系虞猎部落之贵人，姓纳喇氏，名纳齐布禄”。这并不是纳齐布禄自己的称呼，而是后人在修谱时给加上的，类似封建王朝对亡者追谥。

纳齐布禄的远祖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第四子宗弼，俗称“金兀朮”。完颜宗弼领兵破宋，立下战功，按太祖遗命和女真人的习俗，当继太宗吴乞买为金朝皇位继承人，但是在宗族权贵的策划下，立

了个年仅十八岁，功绩不显的合剌为帝，即熙宗完颜亶，熙宗为太祖孙，宗弼之侄，太宗为太祖弟，舍子而立孙于理不合，这就加深了金朝贵族争权夺利的矛盾。熙宗性残忍，好杀戮，不学无术而又多疑。宗弼继位无望，迁怒于力主立熙宗之完颜希尹，用反间计将其陷害致死。“皇统三年，上知希尹实无他心，而死非其罪，赠希尹同三司郎国公，改葬之。”^②就在完颜希尹平反昭雪那一年，完颜亮发动宫廷政变，杀死金熙宗，夺取帝位，史称海陵王。

海陵王完颜亮一上台，为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打击皇族中功勋卓著、威名较高的元老重臣，信王宗弼首当其冲，以养老为由将宗弼家族迁居宁江州，从此自成部落，子孙世居于此。宁江州因毁于水患，宗弼家族又移往西南，沿江筑土城以居之，名乌拉洪尼勒城。乌拉，沿江也，洪尼勒，要塞也。其城筑于沿河要塞，故名焉。后来，子孙繁衍日盛，析置散居。元朝时，一部分子孙沦为平民，也有一部分子孙成了部落酋长，而家族与部众仍以居乌拉洪尼勒城较多。其中一支曾自称王，统辖本部。经过征战，数历兴衰，到元末时已不成体系。

到纳齐布录祖父时，他们这一支栖身于锡伯部^③，并同锡伯结亲。其父娶锡伯女，生纳齐布录。纳齐布录少有勇力，善骑射，保锡伯王，并娶锡伯王女为妻，得到锡伯王的信任和重用，这就给他抓住兵权，掌握军队创造了条件。纳齐布录也就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培植私人势力，为他后来开创基业，打下基础。明洪武二十八年，纳齐布录脱离锡伯王，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松花江与辉发河的交汇处，金沙河一带，建立部落式国家，称“固伦”。所以后裔的家谱上写作“建国称王”，“都吉外郎”。这“吉外郎”城今虽不能确知在哪里，但从这个部落国的势力范围来看，当在吉林市到桦甸市之间松花江沿岸古城堡中求之。因为它据有“辉发、定国军、牛头山、东京城一带等处”^④。十二年后，永乐三年（1406），锡伯兵攻破吉外郎城，纳齐布录在女真勇士喜喜、德业库二人的保护下，率亲兵二十名突围。

在此期间，德业库自虎密雅拉库利慕名来访，同纳齐布录结为兄弟，居无几，德业库别去。传说其声震，蒙古可汗闻之，令兵百人往访，欲迎归，以女妻之，赐之户口产畜，但被纳齐布录拒绝，最后，终于被锡伯兵攻破城池而逃亡。

纳齐布录初登历史舞台的时间，正是元亡不久，明刚建立，燕王朱棣灭掉侄儿建文帝，改元永乐，迁都北京时期，他急于安定内部，对异族部落的变动根本不予重视。

朱棣夺得政权后，于永乐初派人招抚女真各部首领，敕谕中说：“尔等若能敬训天意，诚心来朝，各立卫分，给印信，分赏赐，俾尔世居本土，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理，经商买卖，以便往来。”^⑤，给东北的女真各部以很大独立性，从而得到女真各部首领的响应，辽州、海西各部酋长先后被招抚。

此刻，纳齐布录立足未稳，当然谈不上招抚，他在锡伯的重兵包围下突围逃回祖宗故地乌拉洪尼勒城原籍，重新创业，以乌拉部为根基，建立地方政权，自称扈伦国王。扈伦国强盛时，其领地及城邑有辉发、牛头山、定国军、东京城等处，其疆域包括北起呼兰河，东到牡丹江，南至辉发河这一狭长地区，包括明代的兀者、泥河、哱罕河、达鲁木、塔山等大小百余卫。明朝在“自相统属”的许诺下，对其内部事务并不干预。刘清来松花江督造战船，正是在扈伦国的腹地，彼此和平共处，自讨方便。

纳齐布录本金完颜氏后代，为什么又改姓纳喇氏？据《八旗通谱》载：纳齐布录逃跑时，登上一高峰，“蒙古兵衣甲趋上，纳齐布录射之，矢无虚发，兵不能上。问其姓，随口应之曰：‘纳喇氏’。遂相传为纳喇氏云。”恐怕没有这么简单。纳喇氏者，乃部落之称也。纳喇部在今之吉林省南部，伊通、磐石之间，其声势，影响都曾经很大，故纳齐布录不云完颜氏而称纳喇氏，道理在此。纳喇部后来分化，为外来部族占据，一支南下而为辉发部，一支西迁而成叶赫部，因纳喇部影响较大，外来的部族也不得不改姓或冒姓。

纳喇氏成为著姓，并不始于纳齐布录，在金代就已久负盛名。金代之拿懒氏，同完颜氏世为姻亲，其部族分布很广，势力很大，在女真人中颇有影响。纳喇氏即拿懒氏的转音，纳齐布录尚不以纳喇氏做号召，而坚持用退出历史舞台的完颜氏，很难令广大女真部族服从。

扈伦国吸收并容纳了由北南移的大批忽刺温女真部落，扈伦即固伦的转音，固伦本来是国家的概念。扈伦国传五世，遭瓦剌之乱而解体。二代多拉胡其，史称尚延多尔和齐，为纳齐布录长子，锡伯王女所生。三代佳玛喀，史作佳玛额朱古，是将佳玛喀、撮托（即额朱古）兄弟二人讹作一人。四代都勒希，亦做都尔机，为佳玛喀长子。五代古对珠延，由于瓦剌入侵而受到冲击，本来就走下坡路的扈伦国，更加支离破碎，仅维持虚名。不仅各部纷纷脱离，有的部卫已被洗劫灭亡，有的则举部远遁。扈伦本土乌拉部也分裂为若干小部落，正处于女真社会大动乱时期。明王朝自“土木之变”后，自顾不暇，根本无力顾及东北女真部卫。群龙无首的大动荡，大分化，把女真社会推向“强凌弱、众暴寡”相互残杀的历史漩涡中。

扈伦国的黄金时代是二代多拉胡其当政时，他继承父业，开疆拓土，远交近攻，招抚纳士，扩建城池，营造宫殿，在纳齐布录苦心经营的基业上进一步完善。同时，他又联合并团结众多部落，其家族成员多人做了明朝的卫所长官，这众多的部落和卫所拥戴多拉胡其为共主，因此他又成了部落联盟的领袖，被尊为“尚延”（或译做尚让，上江，盟主之意），冠在前名，以示尊称。

扈伦国历代王室成员，对明朝均算忠顺，从无忧边、犯境事件发生。但也出现过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就是都勒希的次子库桑桑乌录（《八旗通谱》作固森桑古鲁，《明实录》做尚古），孝宗弘治年间，他以舍人身份入贡，授指挥，后又贡，求升都督不许，就聚众造了明朝的反，堵塞各部贡道，招来众怒。尚古知众怒难犯，遂运动明朝边臣，表示悔过。边臣为贪功、贪财而替他讲了好话，结果没有加罪，反而真的升为哱罕河卫都督，引起各部不服，认为朝廷赏罚不公，各部滋事扰边从此开始。

扈伦国的解体，为扈伦四部的形成提供了契机，由演变、分化，进而兼并、组合，逐渐形成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个较强的军事政治集团。

在扈伦四部兴起的同时，建州女真也在崛起，其后半个多世纪中，女真社会在总体兼并中，为后来形成的统一体——满族，奠定了基础。

3、扈伦四部并非忽刺温女真

人们认为，扈伦即忽刺温的同音异写，因而断定，扈伦四部源出于忽刺温女真，只不过是南移到松辽之间，并以遼黑式为例，遼黑式系塔山左卫都督，而塔山卫正当忽刺温的中心地带；叶赫先世居达鲁木卫，任过达鲁木卫指挥，也属于忽刺温女真范围，而乌拉则是由塔山分支而形成。并且认为“乌拉部的前身为永乐四年二月设立的塔山卫，塔刺赤为该卫指挥同知，”因此推断：“而纳齐布录可能即塔刺赤的转音”。^①这些都是误解。不仅同《八旗通谱》大相径庭，而且与《乌拉纳拉氏家谱》也对不上号。

一句话，纳齐布录并不是塔刺赤。他即没有当过塔山卫指挥同知，也未有在塔山活动过。他出生于锡伯，始终没有离开松花江上游至辉发河流域之间。按照《八旗通谱》的说法，他“独处乌拉、辉发两界之启尔撒河滨”，后来又逃回原籍乌拉洪尼勒城“建国称王”，这同家谱所记大体相符。纳齐布录是否接受过明朝的委任，不得而知。后代记载，二代多拉胡其于宣德年间亲去北京朝贡，他“强化军队，重用贤能，联合各部，共御外侮，使民众暂时安于生产……是乌拉历代国王中的佼佼者。”^②但在史书上出现接受明朝任命的事，是在第三代，纳齐布录之孙佳玛喀时期，明史上称加木哈，于天顺朝任兀者前卫指挥，而他儿子都里吉（都尔机）却在成化时当了兀者前卫的都督，事见《明实录》。后

来承袭中断，第五代古尔珠延时扈伦出现大动荡，政权瓦解，其家族也同明朝失去联系。

“土木之变”后，蒙古脱脱不花以三万兵犯海西辽东，海西女真受到严重摧残，著名海西女真首领如塔山左卫都指挥使弗刺出、兀者卫都督刺塔、洮河卫都督别里格、双城卫都指挥三角兀等大小首领近四百人，皆死于这次事件。忽刺温诸部卫被迫南移，加入扈伦国，另一部分部卫灭亡，各卫印鉴与敕书大多丢失，剩下的部落头目既没有入贡的凭证，又丧失承袭的资格，为了生存，不得不重新聚结，另寻出路，因而成了扈伦国的成员。之后，扈伦国首领取代了兀者卫的地位，而称兀者前卫，稍后，扈伦家族佳玛喀第三子速黑忒进入塔山地带，团结部民，收拾残局，整顿军队，筑城屯粮，这就是速黑忒的初期活动，后因速黑忒在抗击外来入侵的战争中牺牲，其后代又被迫南移，返回祖亲故地，今之吉林市一带，改为塔山前卫，塔山前卫遇家族变乱，又往南跑到清河流域开原边外建国称王，名为哈达部。

辉发首领本姓益克得里氏，居黑龙江岸，尼马察部有昂古里、星古力者，自黑龙江裁木主迁于渣鲁民居。这时有扈伦国纳喇部两个小首领喇扬噶、图墨土二人，部落在张城，昂古里星古力因附其族，改姓纳喇，是为辉发始祖。他的六世孙王机褚率部南迁，收服辉发诸部，于辉发河畔之扈尔奇山筑城以居，自号贝勒，是为辉发建国之始。

而叶赫的祖先，《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认为：“叶赫国始祖蒙古人，姓土默特氏。”他的始祖星根达尔汉，五传至清佳砮、杨吉砮兄弟，筑城建国，皆称贝勒，是为叶赫国，因为他的祖上自蒙古草原来以后，所居之地曰张，灭扈伦国内纳喇部，遂据其地，因姓纳喇。后移居叶赫河，故名叶赫。

由此看出，扈伦四部的根基和族属，皆不是忽刺温女真，而忽刺温女真人融入其部则有之，因此不能断定扈伦即是忽刺温转音，也不能肯定忽刺温即扈伦之说。

明永乐四年，也就是纳齐布禄建立扈伦国的同一年，“女直野人头目打叶等七十人来朝，命置达鲁木卫，以打叶为指挥”，^[9]因而有人推断，打叶即是星根达尔汉，并且敷衍出叶赫贝勒之祖祝孔格就是打叶的后代。祝孔格之父齐尔噶尼，原是达鲁木卫指挥金事，因边地被斩于开原市。齐尔噶尼父席尔克明噶图，就是星根达尔汉之子。如果认为星根达尔汉即是打叶的话，那么计算一下，从永乐初到正德初，整整一个世纪，中间只隔一代，这不可能。由此证明，打叶和星根达尔汉不是一个人。

永乐四年，置达鲁木卫，地在松花江北岸，因境内有达喜穆鲁山而得名，后该卫南迁，几经周折，最后定居叶赫河畔建国。其始祖星根达尔汉进入这个地区，最早不能超过正统以前，应是该卫南迁以后，齐尔噶尼任指挥金事，亦决非在松花江北岸之原卫故地。如果那样，该地距明境较远，中隔众多部卫，当然无边可盗。

星根达尔汉虽然不是打叶，但叶赫确系女真人无疑，《清实录》关于叶赫是蒙古之说，记载有误。他们来自蒙古草原的土默特部，并不等于他们是蒙古种族。他们系女真人的一支，迁居土默特，以部为姓，待他迁居张地灭掉纳喇部后，不也是改姓纳喇了吗？另有一种蒙古融合于女真之说，亦证据不足。一个民族融合到另一个民族，改变本民族的习性，也不是三两代人能办到的事。叶赫同女真其他部族不仅语言相同，房屋庐舍，生活方式，亦大同小异，“决不似蒙古行国可比。”

即使叶赫来源于达鲁木卫，也不是忽刺温女真。

扈伦四部的族属已经清楚，没有一个是来源于忽刺温女真。故而推定，明朝所指的忽刺温女真是居于呼兰河流域的女真部卫，朝鲜所指的忽刺温，才是扈伦的转音，呼兰河女真部卫南迁后，明代史书上就很少提到忽刺温女真字样，而朝鲜一直到乌拉部灭亡时仍以忽刺温称之，可见扈伦国之影响。

4、江夷和山夷

明朝对女真人实行“羁縻政策”，设立卫所，实行贡赋制，把女真社会划分成“江夷”（“生女真”）和“山夷”（“熟女真”）两大范畴。

按明代的划法，“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东，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尔干，略有三种：自汤站东抵原居海西者，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怜者，为建州女直；极东为野人女直。它种甚夥，开原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龙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扒、兀喇等族。建州、毛怜裔出渤海，事耕织，居处，饮食有华风，海西系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窟，即熟女直完颜种。江夷居黑龙江，即生女直”。^①

依此分法，“江夷”只有乌拉和辉发，而哈达“即熟女直完颜种”，则为“山夷”了。须知，乌拉不仅与哈达同为“完颜种”，而且还是同一穆昆。岂有一族而分生熟之理！

再参《东夷考略》对生女直和熟女直的另一解释：“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因附阿保机，迁其豪数千家于辽阳南，曰合苏馆。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号契丹，号熟女真，在北者不入籍，号生女真。后避兴宗讳改女直。”这是古时划分法，范围较明确。但到了明代，由于女真人的大迁徙、大变革、大动荡，这种生熟的界限早被打乱了。

若按地域和族属来划分，海西女真都属于“江夷”，他们不仅源于松花江流域，而扈伦四部的形成也没有离开松花江、辽河（包括其支流）两大水系，“江夷”即生女真，而建州女真植根于辽东山区，算做“山夷”，即熟女真。“江夷”（生女真）“山夷”（熟女真）两大集团的划分，当以地域或形成的族属为标准，建州女真即“山夷”，海西女真即“江夷”。

由于明代女真人大规模南移的主要原因：一为躲避蒙古人骚扰；二米食困南部的富饶，很多部落和卫所都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他们忽而分化，忽而组合，彼此渗透，相互兼并，经过长时间演变，形成扈伦四部。对“江夷”和“山夷”的概念，自然十分淡漠了。“江夷”和“山夷”这两个曾经对立的强大集团，正是在水火不相容的火拼之中融为一体。

在满族形成的过程中，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二 扈伦四部的形成

海西女真分布的地域广阔，种族部落也多，因此明朝设立的卫所也多。明人统计海西“四百余卫”。这么多的卫所，和它所属的部落一样，随时都在变动。有的部落一迁徙，卫所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首领们仍使用卫所印信，通贡市仍用明朝赐予的敕书，又在新居之地打起卫所旗号，地虽移而名不变，照旧发号施令。

对于部落内部，豪酋们不是以卫所长官的身份来治理部落，是以首领的特权来统治部落，只不过打着卫所官员旗号，同明朝贡市，藉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而已。

扈伦国解体后，群龙无首，“皆称王争长”，一些卫所不存在了，一些部落灭亡了，一些部落则壮大起来，他们各吸收一些小的部落和核心卫所，组成新的部落联盟，这种部落联盟发展的结果，就形成了四个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史称扈伦四部。

扈伦四部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重要的是明朝的招抚政策，使女真社会进一步向中原靠拢，他们交流产品，互通有无，推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明朝自天元朝后，蒙古人始终是明朝的一大威胁。明朝为了全力对付蒙古人，便不得不优待女真人，使之成为东北边陲的屏障。除了授官职、予敕书、通贡市之外，还在女真部族中寻求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做为明朝统治者的代理人，这便是先后扶植哈达王忠（旺济外兰）、王台（万汗）叔侄做为扈伦四部盟主的实质所在，哈达果然不负所

望,为明朝捍卫北境做出了贡献,收到了“北虏最屈服,卒不敢越海西”^①的效果。

1、扈伦国的演变

永乐四年,纳齐布禄在乌拉洪尼勒城建立扈伦国之后,经过几代经营,颇具规模,其疆域大体包括扈伦四部属地。

尽管从《明实录》中找不到扈伦国的字样,但清代史籍已充分反映出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兀喇国本名胡笼”,证明乌拉部的前身即是扈伦国,扈伦国本土是在乌拉部。《东华录》也云:“哈达国万汗,姓纳喇。其国原来名扈伦,后建国于哈达地,因名哈达,乃吴喇贝勒始祖纳齐布禄七代孙也。”可以理解,哈达就是扈伦国属地,它和乌拉贝勒同祖。

据《乌拉哈萨贝勒后裔家谱档册》记载:始祖纳齐布禄开创的基业“说曰胡承为一国”。“胡承”、“胡笼”皆扈伦的同音异写,证实纳齐布禄所建之国确系扈伦当无问题。

扈伦国同扈伦四部的划界,当以嘉靖四十年布颜收服乌拉诸部,于洪尼地筑城称王,国号乌拉为准,以前算做扈伦国,以后为乌拉国,乌拉国乃分裂后的扈伦四部之一,于此前后,哈达、辉发、叶赫诸部形成,开始了扈伦四部时期。

从扈伦世系来看,纳齐布禄传多拉胡其,三传佳玛喀,四传都勒希,五传古对珠延,六传太栏,七传布颜始建国乌拉。扈伦解体是在第五代古对珠延时期,六代太栏徒负虚名。然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大清一统志》、《满洲实录》、《柳边纪略》、《东华录》、《清史稿》诸书皆记做“纳齐布禄生尚延多尔和齐,尚延多尔和齐生嘉玛喀硕朱古,嘉玛喀硕朱古生绥屯,绥屯生都勒慕”。它不但把多拉胡其二子错做一人处理,又多出了“绥屯”这一代。就连影响较大的《吉林通志》也记做“纳齐布禄四传都尔机”,多了一传。此皆以上诸书歧载的结果。然而也有记载正确的史料,那就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该书所记与《乌拉纳拉氏家谱》大体相同,《通谱》成书晚于诸史料,那么最后成书之《清史稿》为什么不取《通谱》的正确记载,偏要沿袭前人之说,除了他们心目中只有一个“清太祖武皇帝”外,还能做何解释呢?

从史实看,绥屯为佳玛喀第四子,他为第四代扈伦国主都勒希之弟,凭空多出一代,决无道理,可见,古人写史记事亦免不了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缺乏实地调查了解。

当扈伦国兴旺发达时,纳拉氏这一大哈拉形成了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它步入衰败没落的时候,这种力量就不存在了,各立门户,分裂成四个穆昆,并且有的还成为敌对势力,征战不休,直至消亡。

2、乌拉国的兴亡

“土木之变”后,明景泰二年(1457),蒙古脱脱不花以兵三万血洗海西,杀死海西女真首领数百名,受害甚甚的要算“忽刺温”各部卫,诸部民为躲避祸乱,纷纷逃向南方,使那里的部族人口增多,这也是后来扈伦四部得以繁荣昌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扈伦国受此冲击后,地盘相应缩小,部卫也相应减少,很多有贡献的部卫都失去了贡市的资格,卫印亦丢失过半。无有凭证的部卫首领家族和子弟们,亦不再承袭卫所官员的职衔。部众的散失,也使他们丧失了特权,转而依附于较强的部落。自然兼并的结果,势必产生对立的军事政治力量,这种自然兼并又发展到强化兼并,使和睦相处,利害与共的都落联盟的影子,彻底消失。

扈伦国自第三代佳玛喀时起同明朝关系密切,到其长子都勒希承继这种关系。明史记载,加木

哈(佳玛喀)、都里吉(都尔机、都勒希)父子向明通贡多次,《明宪宗实录》曾记:“兀者前卫都指挥使都里吉,于成化十六年二月甲戌,来朝贡马及貂皮,受到朝廷的优待。”

兀者卫之设,始于永乐初,以锁失哈为指挥,后该卫南移,并于扈伦国,称兀者前卫。扈伦国第三代国主佳玛喀接受明朝兀者前卫都指挥使之职,后其子都勒希承袭,而兀者卫仍存旧名。成化末,都勒希晋都督,死于弘治六年(1493),明孝宗允海西女真兀者卫都督金事察安泰的请求,派使致祭。^⑨这个时期,扈伦国仍然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各部卫相处得很好。都勒希死后,他的三子古对朱延继位,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各方面压力下,扈伦国濒临灭亡。由于都勒希次子库桑桑乌录(《明实录》作尚古),求升都督不许而率部扰边,闹得各部不得安宁,于是各部卫脱离扈伦国,导致部落联盟迅速瓦解。又受到蒙古人冲击,扈伦国名存实亡,纳喇氏家族同明朝断了联系。古对朱延二子太安、太兰也没有得到明朝任命。兀者前卫都督,自都勒希故世后,一直到第七代布颜,中间三代没有人继承。

扈伦国的另一支家族,却乘劫后的空间,去了塔山。都勒希的三弟速黑次,四弟绥屯,收拾塔山的残局,招抚部民,抵制外侮,整军修城,为明朝守卫北境,兄弟二人分掌塔山卫和塔山左卫。绥屯为塔山卫都指挥使,速黑次当了塔山左卫都督,恢复对明朝的朝贡关系,有兄弟二人屏蔽北境,扈伦国得以苟延残喘,勉强支撑。这时的扈伦国,除了还能号令乌拉诸部外,其他部卫已不再服从,到最后,扈伦国的领地仅有乌拉洪尼勒都城一处,乌拉各部也纷纷脱离。

太兰子布颜,是位杰出的人物,大有祖宗多拉胡之遗风。他改革弊政,取消扈伦国号,抑制豪强,发展生产,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重整军队,远交近攻,以武力收服乌拉诸部,扩建、加固都城洪尼勒城,改名为内罗城。增修外罗城,筑紫罗城,内置宫室殿宇。于嘉靖四十年正式建国称王。国号乌拉,王号采用蒙古语,称做贝勒,亦是君主之意。在布颜的努力下,扈伦国起死回生,开始了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乌拉国时期。

乌拉建国,得助于哈达贝勒、塔山前卫都督王忠。王忠为速黑次之孙,克什纳之子,布颜的堂叔。没有哈达的兴起,便没有乌拉复兴,他们都是纳喇氏家族,对扈伦四部的形成起着主导作用。

布颜子布干,基本上奉行布颜的路线,极力维护哈达汗王(王忠侄)在扈伦四部中的盟主地位,他们共同为明朝北境的安定,做出贡献。后来哈达内乱,众叛亲离,乌拉始摆脱哈达而独立。

布干生三子,由次子满泰继位。扈伦盟主地位被后起的叶赫取代。叶赫同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矛盾,就变成海西、建州两大集团的冲突。古勒山一战,以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大败,乌拉受创,满泰之弟布占泰被俘。

布占泰被俘留居建州三年,满泰因弟在建州做人质,便采取中立立场。这就引起亲叶赫的家族权贵不满,满泰堂叔兴尼牙贝勒几次唆使满泰出兵建州救布占泰,实则欲激怒努尔哈赤借刀杀人。满泰信守战后订立的“五国盟约”,并且派使劝阻叶赫、哈达、辉发诸国对建州用兵,告诉这几国的首领吸取教训,等待时机。满泰意在等待布占泰回来以后,再发兵回师。兴尼牙一箭双雕的计策行不通,夺权心切,逼满泰及其长子撒胡里视察苏韩延修边墙期间^⑩,将其杀害。并假造出“父子淫乱中二妇,其夫夜入将其杀死”^⑪的流言。时布占泰在建州放归,兴尼牙不准入城,亦欲杀之,但建州护送二将带兵护之甚严,无从下手。城内家族皆识破兴尼牙的阴谋,同意迎立布占泰即贝勒位。兴尼牙彻底败露,举家逃亡叶赫。

布占泰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在建州三年,看到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知他以后必向扈伦四部伸手,所以他表面上亲近努尔哈赤,先后“五次和亲”,暗中却搞扈伦四部联盟,实际是扩张并壮大自己的势力。他趁努尔哈赤平定南方诸部之机,用兵征服东北诸部,使东到海滨,北达黑龙江,西接兀良哈三卫^⑫产粮地区,都收入了乌拉国的版图,使乌拉国成为东北方最大的地方政权。几度兴盛,

奄奄一息的惠伦古国又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

布占泰在位十八年，他没能斗过努尔哈齐，万历四十一年，乌拉国灭亡，十几年之后布占泰的幼子洪匡米一次复国活动，结果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3、哈达国的兴亡

哈达国首领“姓纳喇，其国原名惠伦，后迁国于哈达地，因名哈达，”^⑧哈达的始祖，当从速黑忒算起，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塔山前卫女直都督金事速黑忒进小熊一只”，^⑨从此见于《明实录》。

速黑忒为惠伦国第三代首领佳玛喀第三子，他于孝宗弘治时，进入塔山。塔山卫及塔山左卫经“姚泰之乱”，早已面目全非，塔山左卫设于正統十一年，是由于喀罕河卫都督你哈答的奏请，从塔山卫析置出来，同时令塔山卫都指挥使弗刺出兼印管事，^⑩景泰元年末到二年初，蒙古脱脱不花血洗海西的大动乱，执不刺吹（弗刺出）等若干首领杀之，之后，塔山两卫从此不见于《明实录》。这就说明，塔山卫与塔山左卫，已在变乱中结束了，代之与明朝关系较密切的，是《明实录》上很少提到的兀者等卫，证明动乱促成和改善了惠伦国同明朝关系，双方都是各有所图。速黑忒于正德十五年始署名，一开始就是“塔山前卫都督金事”，说明在此之前他已经活动一个时期了。速黑忒为捍卫明朝北境做出一定的贡献。据《纳拉氏家谱》载，速黑忒死于一场战祸，身后无嗣，由继子克什纳纳承继，该卫并南移 to 距开原四百余里的松花江一带，即今之吉林市附近。明代诸书记载颇混，他们始终也没有搞清速黑忒究竟是怎么回事，而清史诸书不见有速黑忒之名，却有克什纳的记载，这就使后人误把父子两人做为一，甚至推断出“速黑忒为克什纳之音讹”，^⑪影响到当代，人们依旧认定速黑忒的儿子就是王忠。

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所记，速黑忒之四弟绥屯，生于克什纳都督，克什纳都督生彻彻木，彻彻木生方，方为哈达部主^⑫。另据集诸书之大成的《清史稿》载：“都勒喜子二，克什纳，古对朱麟。古对朱麟之后别为乌喇部。克什纳，嘉靖初掌塔山左卫，于诸部中最强，修贡道，又捕叛者猛克有劳，明授左都督。”^⑬再看看明人冯璜的《开原图说》所记，速黑忒（塔山前卫左都督），子克失你、王忠。克失你子王台。王忠子汪撒儿、汪古久。^⑭

以上三种记述，总的代表了明清以来的三种观点，各有正误，对比之下，《八旗通谱》似较可靠。证以《乌拉纳拉氏家谱》：三辈佳玛喀生四子：长都勒希，次扎拉布，三舒和德（速黑忒），四绥屯。都勒希生三子：长厄和桑桑乌（额森商古），次库桑桑乌桑（尚古），三古对（古对珠猛）。此记直系，他系因分支，故不记入。但家族口传，基本符合《八旗通谱》所记。克什纳为绥屯子，为袭职的关系，承袭速黑忒，对明朝却用速黑忒的教书，冒名顶替朝贡，故速黑忒已经死了多年，而《明实录》上仍以“塔山前卫都督速黑忒”记之。在明朝由于教贡的混乱，冒名顶替，除改教书的事常有发生，这并不奇怪。如正德十四年，“海西诸喀河卫女直都指挥金事松吉答等冒其父祖故名来贡，及兀者左卫指挥同知也克赤原赐数字磨灭不可辨认。”这是被查出来的几例，明朝由于“认教不认人”无法堵塞这个漏洞，最后也只好放宽，准许“父祖已故及衰老不任朝贡者，许其具奏袭替”^⑮，然而明朝规定：“父死子继，降一级承袭”，“二十五年不扰边者”才能升一级，这就使其放宽政策收效不大，冒名顶替仍是升职晋级的最好办法。所以《明实录》始终没有出现克什纳之名，而清代诸书又不见有速黑忒之记载，以致后世把他们混为一谈。

克什纳承袭速黑忒为塔山前卫都督，对明朝以速黑忒的名义邀赏，他的最大功绩是捕杀开原边外女真盗匪猛克。猛克原为某卫所官员，因不满意明朝边吏的苛刻行为，叛居山寨，常阻贡道，杀

人越货，“各夷疑阻”。克什纳人强马壮，捕杀猛克，有功於朝廷，嘉靖十年得到了“狮子币一裘，金带大帽子各一”的赏赐。风靡诸部，荣耀一时。

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大酋，却死于家族内讧。他的堂叔巴岱达尔汉发动兵变，把他杀害了。巴岱达尔汉者，佳玛喀之弟撒托（硕朱古）之子也。他虽害了克什纳都督，也并没达到目的，结果还是被惠伦国主古对珠延除掉。

克什纳都督生二子，长彻彻木，次旺济外兰。彻彻木随父同时遇难，其子万逃往锡伯部之绥哈城，旺济外兰南逃小清河畔哈达地，收拾哈达诸部，建城于广顺关外，号哈达，自称哈达贝勒，是为哈达始祖。

旺济外兰入主哈达，把家族变故、父亲被害的事上报朝廷，明嘉靖皇帝派使致祭，并准袭塔山前卫左都督职。旺济外兰从此为明朝捍卫北境，并擒斩屡次盗边的叶赫首领祝孔格，受到明朝垂青，日益强大。从此，“东夷自海西、建州一百八十二卫、二十所、五十六站，皆听其约束”^⑧。这为后来的王台建国称汗，打下坚实的基础。王忠晚年骄恣日甚，所部发生变乱，被部下刺杀。王忠儿子博尔坤舍进（有的译做博勒宽沙津）年方十四，杀死害父仇人，从绥哈城迎回堂兄王台，主哈达部。王台借助叔父王忠的势力，“能用其众，略邻部，远交而近攻，势益盛，遂以哈达为国，称汗”^⑨，史称万汗。万汗强盛时，“叶赫、乌拉、辉发及满洲之浑河部俱属之”^⑩。显然远远超出了王忠时期一百八十二卫的范围。万汗基本奉行叔父王忠的政策，内控诸部，外忠于明，又于明万历三年（1575），捕捉同明朝为敌的建州右卫女真首领王杲，这样，明朝除了承认王台的哈达汗的地位以外，还在原来的塔山前卫都督职务加了龙虎将军衔。这是明朝第一次授予女真首领最高的头衔。在明朝的扶植下，经过王忠、王台叔侄两代的努力，使海西地区也获得了“东睡晏然，耕牧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在巩固国防方面，“王杲领建州，与鼐祖东西遇应，窥辽塞。万支柱其间不令合”，^⑪为明朝起到了边防军所起不到的作用，故明朝对哈达优礼有加，王台一门皆受荣典。

王台到晚年昏瞶而贪刻，贿赂风行，民怨沸腾，国人多投奔他部，所服诸部相继脱离。哈达形势急转直下，万历十年（1582），王台病死，子惠尔罕立，不到一年暴亡。从此，哈达分裂成为三个集团，即惠尔罕子歹商继承哈达贝勒，王台第五子孟格布录袭取龙虎将军，还有一个王台从绥哈城带到哈达的外妇子康古鲁也要争夺继承权，三个集团形同水火，大打内战。最后由孟格布录和康古鲁联合，在叶赫的支持下，消灭了歹商集团，孟格布录当上了哈达贝勒，哈达的衰落，为叶赫的崛起提供了方便，从此哈达在惠伦四部中的盟主地位被叶赫代替。哈达最先灭亡，万历二十七年（1599）哈达贝勒孟格布录被努尔哈赤俘获，不久杀害。哈达的灭亡，为努尔哈赤征服惠伦四部打开了缺口。

哈达被灭，引起明朝的震动，为保存哈达国统治的延续，责令努尔哈赤退出哈达，立孟格布录长子武尔古岱为哈达贝勒。努尔哈赤为夺取哈达地盘，将先许配孟格布录的三女儿莽古姬格格，又转嫁给他的儿子武尔古岱为妻，并以此将武尔古岱留建州不放，使之遥领哈达贝勒的虚衔。武尔古岱知道哈达饥荒，民浮于野，向努尔哈赤借粮赈饥，努尔哈赤借粮的条件是哈达人民必须归顺建州。武尔古岱为解民疾苦，同时也知道哈达无力恢复，接受父亲被杀的教训，只得取消国号，书作“借公主归清”。至此，哈达统绪断绝，时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即孟格布录被杀两年之后。

4、叶赫国的兴亡

叶赫部首领原本是女真人的一支，这在清代已有定论。清人敢于打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蒙古人”之说的框框，认为“惠伦国之部四，曰叶赫、曰哈达、曰辉发、曰乌拉，皆金代部夷种”，其根据在于：叶赫是“城郭土著射猎之国，非蒙古行国比也”^⑫，游牧民族被称为“行国”，这和筑城定居的民族

大不一样,故明人也承认叶赫“屋居火食,差与内地同,而户知稼穡,不专以射猎为生”^④。《清实录》中也有“乌拉、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言语相同,势同一国,岂有五主分建之理”^⑤的说法。所记虽系叶赫使臣对努尔哈赤所讲的话,但却反映出叶赫同海西和建州诸部一样,同是女真人。

前文提到,叶赫来源于达鲁木卫,第三代齐尔噶尼为达鲁木卫指挥军事,因率众盗边,被明朝边防军捉去,斩于开原市。他的儿子祝孔格于正德八年表示悔罪归顺,听抚入贡,“要求升袭并给印与敕”。明朝“暂准其袭父职”,至于印与敕,付辽东镇守官收藏,考验“一年以上不扰边,方许给之”^⑥。

祝孔格领到印与敕后,又“因兵数反叛”,为哈达贝勒王忠所杀。王忠擒杀祝孔格的同时,掠去叶赫敕书七百道,并占据靠近两部边境的十三个城堡长期不还,为叶赫、哈达两部仇杀埋下火种,叶赫为敕书和被占领土,不断攻击哈达,导致哈达灭亡。

祝孔格忧边被杀,当然被革去官职。子太杵无职可袭,成为一个没有职衔的部落酋长。他的两个儿子清佳砮和扬吉砮,能抚众,在叶赫河两岸的高阜处,择险要之地,筑起两座城堡,兄弟二人分居二城,都称贝勒,立国号为叶赫,这就是叶赫建国的开始。

叶赫建国之初,哈达王台势力大张,控制诸部,叶赫从属之。

清佳砮、扬吉砮兄弟二人,因祖父祝孔格死于王忠手而仇恨哈达,但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知道哈达势力空前强大,又有明朝作后盾,于是叶赫用“和亲”手段,将妹妹温姐嫁给王台为妃。哈达汗王台为了称霸东方,控制海西,安定后方,缓和同叶赫的紧张关系,除娶温姐为妃外,又将女儿许嫁扬吉砮。在王台的庇护下,叶赫的局势稳定,并把注意力放到经营内部和征服邻近的小部落上,藉以壮大自己。叶赫稍具实力,便开始对哈达进行渗透和试探性挑战。

叶赫远比不上哈达,于是勾结蒙古势力,与哈达为敌。当哈达汗王台筹备送女叶赫成亲时,扬吉砮却提前娶蒙古哈屯怙德之女为妻,给王台以难堪。接着,又攻取被哈达占据的勒勒寨等八城堡,收回原属于叶赫的部分领土。不久,叶赫又以重金收买哈达名将白虎赤,策动其叛离哈达,归降叶赫并带走敕书200道,哈达势力削弱。王台晚年昏庸,政治腐败,众叛亲离。王台死后,叶赫又插手哈达内战,并勾连蒙古几个部落,不断侵犯哈达,拉开两部战争的序幕。

明朝对叶赫、哈达两部战争,起初抱不干预的中立态度。由于战争不断升级,而叶赫每发动一次攻势都有蒙古人的参预和帮助,这就动摇了明朝实行多年的“以东夷制北虏”的基本国策,怕他们联合起来威胁明朝,加上哈达贝勒歹商用重金贿赂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明朝遂帮助哈达。万历十一年(1523)十二月,李成梁在开原中固城设“市圈计”,以归还敕书为诱饵,杀害清佳砮、扬吉砮兄弟。二砮各一子及部下数百人无一幸免,连哈达叛将白虎赤也在这次事件中丧命。崭露头角的叶赫部受到了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叶赫销声敛迹后,哈达内战又起,孟格布禄同侄歹商用争夺哈达的领导权,大动干戈。哈达长期混乱,这给叶赫的恢复提供了有利机会,几年的休养生息,叶赫势力又有所抬头。

叶赫的两位继承人,清佳砮之子布寨、扬吉砮之子纳林布禄,“谋倾哈达报世仇”,乘机夺取哈达重镇威远堡。“纳林布禄尤狂悖,要贾如其诸父”^⑦,挑动蒙古、孟格布禄攻击歹商,使得哈达岁无宁日。遂又一次招致明军镇压。万历十六年(1588)三月,辽东巡抚顾养谦和总兵官李成梁合谋,由哈达贝勒歹商为向导,对叶赫两城突然袭击,给刚刚恢复元气的叶赫部以沉重的打击,布寨、纳林布禄投降。明军制服叶赫后,又参预哈达内战,帮助歹商,捉康古鲁,革除孟格布禄的“龙虎将军”封号,令他们和叶赫统统服从歹商。

几年之后,叶赫又起,用“和亲”计杀死了歹商,帮助孟格布禄统一哈达。从此,哈达成为叶赫的附庸,叶赫逐渐取代哈达,成为扈伦四部的盟主。

明朝见王台子孙无能,更支持哈达为支持叶赫。叶赫受到两次大的打击,由反明而转变为亲明

的立场。明朝始令哈达与叶赫均牧，哈达500道，叶赫499道，相差仅一，这是给王台子孙一点面子，实际上叶赫、哈达两部的地位已经颠倒，叶赫成了扈伦四部的核心。

以叶赫为首的扈伦四部松散联盟形成后，同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矛盾上升，努尔哈赤娶杨吉砮之女孟古为妃，系纳林布禄之妹。纳林布禄以寡地为借口挑起了战争，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以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向建州发起进攻，古勒山一战，联盟大败，叶赫贝勒布寨阵亡，叶赫的军事实力受挫，被迫转为防御，与建州处于对峙状态。

“九部联军”的古勒山之战，促使扈伦四部松散联盟解体，各部转而与努尔哈赤“和亲”。叶赫被迫答应努尔哈赤的要求，把许给乌拉贝勒布占泰的布寨贝勒之遗女，转聘给努尔哈赤。纳林布禄自古勒山之战后，痛悼哥哥布寨的被杀，精神恍惚“昼夜哭泣，不进饮食，郁郁成疾”^⑧，几年后死去。叶赫依然两城分治，布寨子布扬古继承西城贝勒。纳林布禄无子，以弟金台石继东城贝勒。当布扬古之妹知道将她许配给努尔哈赤时，决然不嫁，并立誓，各部首领中，谁能报杀父之仇即嫁给谁，两部因叶赫女又常起冲突。叶赫女终于改嫁蒙古。加上乌拉灭亡后，叶赫又吞纳了布占泰，努尔哈赤以此为契机，聚兵“萨尔浒大战”连败20多万明军的余威，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攻破叶赫城，灭亡了叶赫国。叶赫两贝勒布扬古和金台石，皆不屈被害。叶赫从杨吉砮兄弟筑两城建国，到国亡城毁，历三世，共六主，计四十六年，一代雄邦，退出了历史舞台。

叶赫是由一个动荡不安的小部落，一跃而发展成为雄踞海西，军事实力雄厚的强大政权，是扈伦四部中最后灭亡者。

5. 辉发国的兴亡

在扈伦四部中，辉发的历史悠久，在近代它已成为大部，设有“回鹘部大王府”，为辽国非契丹人的部族之一。历经时代的演变，该地及名号犹存。其主几易，到明代后期，建立辉发国。

辉发国也称辉发部，它与从前的回鹘（又作回鹘）没有渊源，更不存在承袭关系。在辉发建国之前，辉发河流域分做若干部卫，部落繁多，互不统属。仅部族姓氏就有26个之多，他们都是海西女真人，属于“江夷”之一种。那里的自然资源优越，多山多水，土特产丰富，又适于耕稼，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辉发的建国提供了物质基础。

辉发始祖昂古里、星古力，姓益克得里氏，原居黑龙江岸之尼马察部，在明朝，隶属弗提卫，后由该卫分出，载木主家南迁，移到遼鲁定居。不久，他又投奔当时属于扈伦国的纳喇部姓所属之张城。张城者，今之伊通满族自治县碱场，与该地纳喇部姓首领噶玛、图墨土二人“率七牛祭天，改姓纳喇”，加入了这一“哈拉”。史载：昂古里、星古力生子二：留臣、备臣，备臣生子二：纳喇噶、耐宽，纳喇噶生子拉哈，为卫都督，拉哈都督子噶哈禅，也是都督。噶哈禅都督子齐纳根达尔汉，光祿衔，子王机褚。王机褚收服辉发诸部，渡辉发河，选择滨河险要之地惠尔奇山，修筑一座十分坚固的城堡，建国号称辉发，是为辉发建国之始。“蒙古察哈尔部扎萨克图土门汗自将攻之，不能克”，辉发城坚地险因是出名。

在扈伦四部时期，辉发似无足轻重。王机褚从属于哈达，为扈伦联盟之一。

万历初，辉发贝勒王机褚死。他有八个儿子，长子早亡，遗孙拜音达里。王机褚在临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在女真部族中，凡遇此闻由宗族会议推举，自金以米皆如此。拜音达里串通死党，发动夺取权力的血腥屠杀，他杀死了七个叔父及其家眷，并对宗族不满者进行清洗。就这样，他踏着家族的尸骨登上贝勒的宝座。因此，引起人们不满和不服，宗族、部民多逃奔邻近各部，尤叶赫就收容大批王机褚家族和辉发部人民。这使辉发国很快转入低潮，并在女真群体中陷入空前的孤立。

拜音达里为了摆脱困境,稳定国内局势,他不敢向叶赫索要逃亡的家族,心中虽恨叶赫,表面却巴结叶赫,积极参加扈伦联盟。

万历二十一年,辉发为取得扈伦联盟成员国谅解,首先响应叶赫贝勒纳林布禄的号召,派兵参加扈伦四部对建州的挑战,侵户布寨寨。结果反引出努尔哈齐攻击哈达之富尔加齐寨,拉开了两大集团火并的序幕。同年秋九月,辉发出兵三千,由拜音达里亲自率领,参加“九部联军”对建州的古勒山之战。战争以联军败北而结束,叶赫损失惨重,乌拉的统兵贝勒布占泰被俘,哈达孟格布禄折兵大半。只有辉发,见势不好,首先撤退,因而损失较小。

古勒山之战,暴露出“扈伦联盟”貌合神离的弱点,也使拜音达里看到建州女真的强盛,转而投靠努尔哈齐。拜音达里送人质七人于努尔哈齐,请求建州兵帮助镇压逃亡叶赫之宗族、大臣。努尔哈齐的部队进入辉发后,帮助拜音达里大肆搜捕,血洗本国人民,致使人民不满情绪更加高涨,很多人举家或全族逃亡叶赫。

叶赫贝勒纳林布禄见拜音达里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怕他同努尔哈齐沆瀣一气,构成威胁。于是遣使辉发,告诉拜音达里去建州取回人质,送子质于叶赫,就全部归还辉发的叛逆者。拜音达里不以为意,真的那么做了。并自鸣得意地说,“吾其中立于满洲、叶赫二国之间”。没有想到,人质送到叶赫后,并不见归还叛族。这只不过是纳林布禄为控制拜音达里所设计谋而已。

拜音达里企图中立,两边讨好的愿望落空,知道上了纳林布禄的当,转而投靠努尔哈齐,为表示诚意,向建州请婚,努尔哈齐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同意把四女穆库什^①嫁给他。拜音达里虽订这门亲事,但不敢迎娶,因为他的儿子在叶赫做人质,不敢激怒叶赫,“因筑城三重自固”,加强自身防卫,毁了建州的婚约。

纳林布禄得知拜音达里同努尔哈齐决裂,遂放还其子。其子回辉发,努尔哈齐讨伐辉发的大兵也到了,围攻数日而克。杀拜音达里父子,并将守城的辉发兵全部杀光,辉发遂亡。事在万历三十五年秋。

辉发自王机褚建国,两代而亡,仅三十七年。

三 扈伦四部的疆域

明代的扈伦四部,建国称王之后,才在疆域上有所确认。扈伦国时期,以都城为中心,疆域及领地随着海西女真部族的流动而时有改变。所以只能大体上判断其领地在北起呼兰河,南到辉发河,东达牡丹江,西止伊通河这一块狭长地区,包括百余卫所及部落,领地随着部落的变化而增减,中间尚无人地带。扈伦四部基本上形成于扈伦国的领地内,并有不断的扩大与突破。

四部开创于嘉靖末,定型于万历初,这时的边界已趋清楚。他们不再是随时流动的部落,而是具有日臻完善的女真贵族统治的国家形式,成为明朝藩外半独立性质的藩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地方政权。

扈伦四部的部众是海西女真,其首领族属各异。若按明人的逻辑,“女真,古肃慎地,在混同江东,开原城北,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为金余孽。”^②它包括了海西、建州、东海三大女真集团,他们都是金代遗民。扈伦国以及后来的扈伦四部,当在此范围内而没有包容这一整个地区。今天的黑龙江省东南部,吉林省的大部,辽宁省的东北部,都在这一范围内,开原当为明朝北境防御女真的唯一重镇,也是海西女真与明交往的重要通道。

1、哈达国疆域

哈达虽然与塔山卫有渊源,但哈达国的疆域同明代的塔山卫没有任何地理上的联系,塔山前卫南移到扈伦国腹地,今之吉林市附近,后遇变乱南迁哈达地,即今之辽宁省开原县小清河流域,筑城建国。本土北邻叶赫,东界辉发,南接建州女真浑河部,西近明边,诸史料可证。哈达部形成于王忠时期。“嘉靖初,始从混同江上建寨于靖安堡边外 70 里,地名亦赤哈达,以便贯市”^①。靖安堡东距广顺关 15 里,位于开原城东南 60 里,通贯于明,入广顺关,地近南,故谓之南关。”^②这是哈达建国之前,首领王忠最先修筑的城堡。确切地址为今之辽宁省开原市八棵镇古城屯。在今开原市李家台乡,附近又有山城一座,别名“王果城”,王果为建州右卫指挥,万历二年盗边,为明军所败,走依王台。“开原兵备谕台,台捕果擒至京,碟西市”^③。王果被追捕而走哈达,最初居于此城,后被王台父子捉献,其城即传为“王果城”。王台兴盛时,控制海西,辽东诸部卫,“延袤千里,堡寨甚盛”,取代了扈伦国的地位。

这并不等于哈达国的疆域。哈达国的疆域即王忠所建之哈达部故地。其国土仅今之辽宁省开原县全部,铁岭、清原、抚顺各一部,吉林省之梅河口市局部。万历十年七月王台死,子孙争权,叶赫趁势报复,建州又于南边侵扰,“猛骨学罗奔江上,歹商投入开原,十六年李宁远讨北关不克,乃召猛骨学罗还,复还旧寨”,这个“旧寨”就是王忠时代的旧都城。歹商在明朝的支持下,立国于石城。之后哈达内战又起,叶赫以和亲计杀歹商,扶植孟格布录迁还新都哈达石城,哈达统一。

哈达国境内多山,因号称哈达,并不是“建国于哈达河岸”而命名哈达。哈达河,清代之称呼,明人仅有清河、扣河之记,而无哈达之名,用此解释“哈达因河而得名”,似觉不妥。哈达者,山也,哈达国实为山国之含义,明人称哈达为“山夷”即基于此。

哈达地近开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朝就依靠王忠、王台叔侄,“东北制诸夷,西北制诸虏”,“东夷诸种无不受其约束者……即野人女真,僻在江上,有米市易,靡不依忠为居停主人。”那个时期,“广顺关外夷塔译不绝,而开原举城争和戎之利者,熙熙攘攘”^④,可见当时的繁荣景象。

2、叶赫国疆域

叶赫发迹于明永乐四年所置的达鲁木卫,但不是该卫首任指挥打叶之后,他是来自蒙古土默特部,不排除其为女真人的一支。

叶赫先世也和其他女真部族一样,随处迁移。先进入扈伦国所属纳喇部之张地,后又移居叶赫河。他们同南迁的达鲁木卫结合在一起,第三代齐尔噶尼得到一个达鲁木卫指挥金事的职务,这时候他们还没有固定的站脚之处,随意流动,大体上活动的范围,当为叶赫境内。正德初,齐尔噶尼出塞边,被斩开原市。其子祝孔格也是屡抗屡叛,为哈达首领王忠擒杀。祝孔格子太梓,太梓子二:请佳砮、杨吉砮,能抚诸部,跨叶赫河据险筑城两座,兄弟分治,皆称贝勒,叶赫始称建国。其部族定居下来,有了固定的疆域和领地。

叶赫西北与蒙古科尔沁、郭罗斯为邻,东北与乌拉国接壤,东连辉发,南近哈达,西南靠近明边。包括今之吉林省的四平、辽源、公主岭、梨树、伊通、双阳、梅河口和辽宁省的昌图、开原、西丰各一部分,面积大体与哈达等。然而在哈达衰败之后,它曾一度为扈伦四部的盟主,处举足轻重地位。

杨吉砮兄弟所建之叶赫两座都城,“其贡于明,取近镇北关,地近北,故明谓之北关”^⑤。叶赫两城的位置在今吉林省梨树县叶赫满族镇,四平市东南约 35 公里。

叶赫强盛时，“有众十五部，部民猛勇，尤善骑射，其兵锋所向，望风归服，拓地益广，军声所至，四境益加威服。”^①隆庆末，常帅二万余骑，逐水草至上辽河”^②。布扬古袭祖职时，“部落约五千，精兵二千”，金台石则“部落六千，精兵三千”^③，已经成了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

公元1619年，叶赫国疆域并入后金的版图，扈伦四部统统退出历史舞台。

3、辉发国疆域

辉发之先，来自松花江下流之弗提卫，也就是所谓“黑龙江岸之尼马察部”。弗提卫设于永乐七年三月，初名忽儿海卫，五月析置弗提卫，以塔失为指挥。

王机精为辉发世系第七代，追溯到他的祖先昂古里、星古力，当为塔失同代人，证以乌拉始祖纳齐布录，其第七代孙布颜于嘉靖时建乌拉国，基本上和王机精同时代。

辉发差不多同扈伦四国同时起步，但衰败得很快。王机精收服辉发诸部，筑城于扈尔奇山，使用辉发旧名，立国称王。辉发境内多山，河流纵横，物产丰富。它雄踞于海西、建州两大集团之间，左右逢源，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但拜音达里为王时，丧失人心，众叛亲离，左右逢源变成首鼠两端，一度成为叶赫附庸，再度激怒建州而灭国。

辉发自形成至灭国，疆域无大变动，西北连叶赫，西南靠哈达，南与建州女真的完颜部接壤，东和纳殷部为邻，东北毗邻乌拉，处于众强之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诸部后，辉发国的东南两面就处在他的包围下，成为建州、海西两大势力的必争之地。其辖地包括今之吉林省的辉南、柳河、磐石、桦甸、靖宇、东丰、海龙的全部或一部，次于乌拉，为扈伦四部中第二大国，其都城即今之辉南县朝阳镇东北35里处山城。初王机精“征服辉发部，于辉发河边扈尔奇山筑城居之”^④，后其孙拜音达里“筑城三层以自固”^⑤，如今还能看到古城遗址三重的痕迹，制高点之瞭望台证实了古城当年的雄姿。

4、乌拉国疆域

自明永乐初纳齐布录建国扈伦，以后迭经兴衰，几乎不存。到了嘉靖时代，布颜振兴，收服乌拉诸部，始建乌拉国，自称贝勒，这就是说，他收服的已不是原扈伦国的故地，只能是扈伦国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扈伦国和乌拉不是一脉相承，中有断层，断层出现在五代古对珠延到六代太栏时期。在扈伦国名存实亡的情况下，这一大哈拉以其家族维系着纳拉氏的利益，正是在此基础上，布颜才有重新建国乌拉的可能。

布颜建国之初，统治重心已移到哈达。王忠、王台两代经营哈达，雄踞海西，同明朝的关系紧密，除享有塔山前卫都督印，又享有“右柱国、龙虎将军”衔^⑥，乌拉从属于哈达，并极力维护哈达首领的盟王地位。

哈达的盟主地位垮台以后，乌拉在加入以叶赫为首的扈伦四部联盟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发展与壮大，成为扈伦四部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

布占泰继承贝勒以后，依靠军事实力，开始对东北部用兵，以武力征服一些部卫，又招徕一些距离较远的部落。其疆城南界与辉发接，西南界至苏幹延以西与叶赫接，其北界无可考，东界在今张广才岭许（以额穆赫索罗为窝集说知之）。全盛时期的乌拉疆界，东与朝鲜为邻，东北到今苏联远东的滨海地区，北界并非“无可考”，从呼尔哈部，那木都鲁，木伦等路从属乌拉来看，它的北境当在第一松花江以南，包括今吉林省的吉林地区，延边州，长春地区之双阳、九台、德惠、榆树，黑龙江省的杜

丹江、松花江等地区市县的全部或一部，势力达到今苏联远东滨海地区至兴凯湖以南。

乌拉国的都城，即扈伦国的旧都城“乌拉洪尼勒城”，昔为“辽时宁江州故址”^⑧，经过布颜的维修和扩建，成为当时东方第一大城。地在今吉林市北约70里的乌拉街满族镇，遗址犹存。

乌拉国名的由来，也并非如有的史书所说的“滨乌拉河，因号乌拉”^⑨。乌拉，女真语为沿江之意，称乌拉者，是沿江立国也。非取其地名，实取其含义。明代称乌拉为“江夷”，以此为据。

公元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统兵三万，“灭绝了在乌拉国几代相续称汗的统治。夺取全部国人，停留十天”^⑩，“获马匹、甲冑、器械无算，尽收服其所属城邑，大赏有功将士”，而对败兵来归者“悉还其妻子仆从，编户万家，其余俘获分给众军，乃班师”^⑪。

努尔哈赤灭亡乌拉国的军事行动，打开了向北发展的道路，但对乌拉都城和布占泰家族并没有采取毁灭性的打击。而使乌拉城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是十几年后对布占泰的小儿子洪匡采取的一次军事行动。洪匡为布占泰的第八子，为舒尔哈齐之女娥恩哲所生，大约在后金天命十年左右，举兵反抗，因而招致努尔哈赤的镇压。是役洪匡战败自杀，乌拉都城被焚毁，一座历经辽金元明四代，具有五百年历史的名城从此变成一片瓦砾。

乌拉国灭亡后，其所属各部并没有纳入建州版图，努尔哈赤只是收编了都城附近的人口以及乌拉部内的“所属城邑”。属于乌拉国而不在乌拉部内的部族众多，在努尔哈赤建国称汗以后，才逐渐收服。

努尔哈赤在征服乌拉以前，兵锋所向，以掠夺为目的，打了胜仗，把那里的人口、牲畜、财物一扫而光，做为战利品占有，对于土地则弃之不管。可以说，他没有领土要求，致使哈达境内“二、三百里内杳无人迹”，“四野荒芜，城垣倾圮”。^⑫所过城寨，一律平毁破坏，给女真人民带来了无边灾难。

四 扈伦四部的对外关系

对外关系，是指明季扈伦四部在其生存、发展过程中，明、蒙古、朝鲜、建州女真以及其他各部的关系。

1、同明朝的关系

对明朝关系如何，与扈伦四部的生存、发展、衰败有着重要的关系。

远自明永乐初在女真地区设立卫所开始，东北地区就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体制。即官由部落出，官衔由朝廷给，用人权控制在部落酋长手中，形成了以家族治所部的奴隶主统治。由于女真部卫流动性很大，信息沟通困难，明朝对部落的变动与迁徙、相互攻战与兼并，难以控制与管理，只能以“赐印”、“颁敕”的“羁縻政策”，“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据统计，自永乐后陆续设置的卫所，多达38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卫所并非在原地或原部落。这种“土官制”实际徒有虚名。往往造成卫所印与地分家，人与教不符，印教与所治及官衔没有任何联系等混乱现象。这就给某些既无衙署，又无领地的都督、指挥使们造成可乘之机。他们凭着虚衔，内控部下，外邀贡赏，贪图贡市之利，以达本卫所发展和强大的目的。这便是他们想方设法搞好同明朝关系的出发点。

在海西女真范围内，从明初到中叶一百多年间，扈伦国同明朝相安无事，不间断朝贡与市易，明朝则依赖女真人屏蔽，也减少同蒙古的麻烦。

随着女真人内部“强凌弱，众暴寡”相互兼并“皆称王争长”的大混乱，逐渐形成了哈达、乌拉、叶